



甘子日报  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6年4月17日 星期五  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校对：傲昂嘉措  
版式设计：边强

7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 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 
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 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

雪花  
XUEHUA  
【第2616期】

# 流动的定曲河

◎四郎彭措

壹

有人质疑这个并非亲眼所见的消息，质疑者主要是我们定曲乡“待嫁闺中”的青年们。于是关于这则消息的真伪立刻在我们定曲乡掀起了一场空前的讨论，直到又一个消息的出现才让一切尘埃落定：朗卡家去县城采购结婚用品了。

曲珍阿姐大我九岁，儿时我总喜欢跟在她的后面。我们两家是近亲，由于这一层关系，我经常出入她家，她家的很多事情我都一清二楚。

阿姐是我们定曲乡数得上的漂亮姑娘，这一点，全乡的人都知道。她要结婚了，这让乡里很多青年难以接受，又无可奈何。我曾多次看到这些人放下自家的事，争先恐后地去朗卡家帮忙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，定曲河应该是最清楚的。

阿姐结婚，有一个人最为伤心。据说他当时直接昏倒了，醒来后一个人拎着几瓶酒到山上去了，傍晚才回到村寨。有人看到下山的他，眼睛肿得像两个熟透的红苹果，走路都摇摇晃晃的。他叫贡嘎，曲珍阿姐曾经的情人，是我们隔壁村的。在朗卡家没出事前，这两人是我们定曲乡大多数人看好的一对。两人相爱，家长支持，这在一直以来都以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为主要婚姻方式的定曲乡是极为难得的。

唉，要不是那件事，他们两人如今应该是很美满的。那件事给朗卡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，硬生生地拆散了曲珍阿姐和贡嘎。当时朗卡家迫切需要一场喜事来冲刷霉运，河谷里的人很同情他们的遭遇，但都不愿意让自家的孩子到朗卡家当上门女婿。因此，朗卡家只好把目光放到周边地区了。

在定曲乡，大多数人只知道贡嘎和曲珍阿姐的事情，但阿姐和新女婿的事很少有人知道。我是知情人之一，甚至曲珍阿姐结婚或多或少有我的一份力。

我记得那个下午阳光格外明媚，给定曲河铺上一层薄薄的光灿灿的光泽不说，还让人们的脸“羞”得通红，都像在喝醉酒一般。那天我和小伙伴们相约去河畔玩，解解夏日闷热带来的不快。在途中我们遇到了曲珍阿姐。

“弟弟，你等一下。”曲珍阿姐叫住我。我转过头，心里有些疑惑。

“阿姐，怎么了？”

曲珍阿姐将那一缕飘在脸上的头发放到耳朵后面，站在那里欲言又止。我那几个小伙伴见状笑嘻嘻地围过来，我白了他们一眼说：“你们先走，我马上就到。”他们没有回应，还是笑着站在那里，在我多番催促下才不情愿地迈动步子，走得极慢。

我看了看他们离去的背影，轻声说：“终于走了。”转过身问曲珍阿姐，“阿姐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曲珍阿姐似乎有什么话难以出口，半天都是嘴唇微张却不吐字，只是脸颊上的高原红更加红润了。说实话，看着阿姐这样，我有些不耐烦，又不好意思表现出来。只好无奈地看着她、等着她。

我站在原地，时间催促着我的影子。终于，曲珍阿姐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像是下定决心般重重吐了口气。

“弟弟，你可以帮阿姐在微信里加个好友吗？”她使用微信只会发语音等简单的操作。

如果我有看穿一切的能力，我定会在地天珠般的眼睛里看到请求、无奈、忧愁、犹豫，甚至期待等等，那样我可能也会知道一个人的眼睛里可以有这么多东西。我有些疑惑，只是让我帮忙添加一个好友而已，她会有什么如此表情。

她将手机递给我，但如此缓慢，仿佛那个手机有千斤重。

“当然可以啊。阿姐，你要加谁啊？”我接过手机，点开微信。

“一……一个……一个朋友。”她说话有些结结巴巴，我知道她并不是一个结巴。

“哦呀，阿姐，那他的微信号或者电话号码是多少？”

曲珍阿姐摊开左手，那是一张皱巴巴的小纸条。不难看出被她攥在手里很久了，甚至有些部分已经湿了，可能是她手心的汗水弄的。

“阿姐，他是？”

“我……我有一个朋友。”

“他是哪里的，不是我们这里的吧？”

“不是，他是邻县那边的，叫曲批。”

“曲珍曲批，阿姐，你俩的名字还挺像的，叫着还有点顺口呢。曲珍曲批。”我又叫了几遍，甚至当时就觉得这两个名字会产生某种联系。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阿姐听到我的话，脸色瞬间通红，仿若虎措山顶的红霞。

我向对方发送了好友申请，刚要把手机还给曲珍阿姐，对方就通过了申请，还发来一朵玫瑰和一个红心。我还在诧异之际，手机就被阿姐快速拿回去了。

曲珍阿姐说句谢谢就小跑着离开了，像是在逃离什么，又像是去奔赴什么。看着那个渐渐消失的身影，我陷入沉思。“曲批跟阿姐是什么关系？”“阿姐今天为什么这么反常？”这些问题在我的脑海里如打死结的绳子，怎么也解不开。

我索性也不想了，小跑着去找小伙伴们。

他们正在河畔嬉戏，我没有玩的兴致，避开他们走到那块熟悉的石头旁。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有了独自坐在河边的嗜好。一块不大的石头，刚好可以让我盘腿坐在上面。我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定曲河从我的身边流过。定曲河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，不为任何事情停止流动。但有些时候，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它也和我一样有着各种情绪。

贰

贡嘎第一眼见到盛装打扮的曲珍，就开始爱上了她，说是一见钟情也不为过。同在定曲乡，两人却并不熟悉。贡嘎中专毕业后待业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学校寄宿，况且两人不是同村。

贡嘎永远怀念那一天、那一眼。

(未完待续)

壹

在康定喝酒，是一件既酣畅又伤身的事。酒上桌，没人设防，自己一杯杯斟满，然后干掉。酒瓶成堆堆在脚边时，每个人都在一个虚无的高处，尽情释放自己，直到两眼昏花，舌头僵直，才跌跌撞撞回家，像一头雪豹卧着疗伤，得用整整一两天的时间，才能让肠胃和肝脏回到它们习惯的状态。我常常觉得日常生活平庸的重复比身体不适更可怕，因为几个朋友总在身体缓和时再次邀酒，除非有迫不得已的事，没人拒绝。周末，他们打来电话时，我正在办公室里画一幅宣传画，我手上沾着颜料，接过电话后我就陷入激动中。

我们约在情歌广场边的一个烧烤摊上，要了一大箱啤酒。虽离上一次喝酒没几天时间，刚坐下时，都还有几分矜持，烧烤摊缭绕的烟雾、行人和来往车辆的喧闹很明晰地散布四周。几杯酒之后，人才活泛开，话也多起来。嘈杂的声音随之散去，像整条街只剩我们。天一点点暗下来，各色街灯、霓虹灯纷纷亮开。酒至此时，谁都无法把控，只知伸着脖子一杯杯往肚里灌。最初的兴奋早已完结，到这份上，几个朋友虽仍大着舌头说话，意识中早没了对方，只剩孤零零的自己被酒患在半空。不知是谁提出回家，我们把最后一点酒倒进肚里，四散走开。

我独自一人穿越情歌广场，酒到高处，遍街的灯以及跑马山星辰般闪烁的满天星显得光怪陆离，不大真实。已是凌晨一点多，我站在彩虹桥上拦出租车，对面是情歌酒店的旋转门，里边灯火通明，一个穿裙子的女人正和一个发福的男人走向酒店的门。我虽醉眼迷离，却能分辨女人的身材极好，她扭着腰肢踏上楼梯，门旋转起来，男人伸手让她先进，她跨进旋转门时侧了侧身，露出半张笑脸。这一瞬，我心里一惊，出租车已在路边停下，我挥挥手，司机嘟囔着说了几句把车开走。我穿过街道，站在情歌酒店的停车场边，透过宽大的落地玻璃窗，我看见那个女人站在柜台前，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。我怀疑这一夜彻底醉了，用力揉了揉眼睛，我越来越清晰地看见，好身材的女人正是郭小溪。始终没看见那个胖男人的正面，我觉得眼熟，我的酒已醒了大半，我看见他们拿着房卡一前一后向电梯走去，我犹豫着该不该进酒店。

这事够尴尬的，我在回家的路上埋怨要不早一点，要不迟一点散场，这是回避的想法，对于郭小溪，回避显然不行。她是我姐姐，我撞见了姐姐有可能在宾馆私会。

我没再拦出租车，我在深夜的凉风中思索，需不需要把这事告诉父母，我能想象他们在听见这事之后的惊悚，可怜的老两口，他们一定给吓得魂飞魄散。我也不能告诉老婆，我只能自己承受。我打开门，屋里亮着一盏小灯，老婆早已睡下，我悄悄躺上床，心中的愤怒升起，郭小溪在玩火，她不仅要烧掉自己，还得波及全家。谁让她找的男人是廖二娃呢？她不惜与父亲闹僵，嫁给廖二娃，如今又干出这样的事，完全不考虑一家人的安危。

贰

我记得她在读高三时就和廖二娃牵上了。事情得从郭小溪高三最后一学期说起，她面临高考，那时候高考虽不像现在这样举国上下都关注，父亲还是倾尽了全力，小溪成绩好，他把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。从早餐开始，他都精心安排，每一餐吃什么，营养搭配非常考究，父亲写好第二天全天的食谱，母亲就拿着菜单去街上采购，把这些东西一一兑现到餐桌上。食物安排周全，我们的时间更被拿捏得很死，吃饭、睡觉、起床，都被准确地刻到那个有一只公鸡啄米的小闹钟表盘上。尤其下午回到家中，父亲要求绝对安静，紧闭了门窗。他自己原本有些爱好，晚饭时喝两小杯，就着酒菜，兴起了拉一段二胡，不过那段时间他不仅不沾酒，二胡挂在墙上也蒙了尘。吃过饭，母亲安安静静收拾完，他们就关进卧室里，我们也都回到小小的房中，没任何声息地让郭小溪复习。那一段时间，家里死寂一团，都快憋出病来，这时候廖二娃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我家。

我记得那天下午回到家中，母亲在厨房做饭，郭小溪和父亲还没回来。我回家时，母亲听见门响，从厨房支出脑袋看了看，又迅速缩回头。我将书包扔进房间，坐到客厅

(未完待续)

木椅上。不一会父亲回来了，他的脸色阴沉，看着我，闷闷地说：“还不做作业？”转身就去了厨房，他在厨房里跟母亲小声说：“今天听熟人讲小溪，说她和一帮街痞混在一起。”

母亲惊异地说：“啊！怎么可能？”

父亲说：“我也觉得不可能，但同事讲得有鼻子有眼，那是个街痞头子，叫廖二娃。”

母亲短暂地沉默一会儿，说：“小溪漂亮，像我年轻时一样，这模样难免有缠她的人，你得相信自己的女儿，她那么懂事，根本不可能，传这话的人就没安啥好心，这样说女儿，你不该给那人留情面。”

父亲释然了，叹口气说：“我也这样想，我后悔没当面说她几句。”母亲说：“那人要再说这事，就别留情面了。”

他们正说话，郭小溪回到家中，她对我很亲切，坐到我边上，一手盖住我脑袋，晃了晃说：“今天怎样？没在学校调皮吧？”

听见小溪的声音，父亲忙跑出厨房说：“开饭了。”

那一天吃饭的时候他们并没提这事。刚吃完饭，父亲对郭小溪说：“这段时间没什么事吧？”

郭小溪不解地眯着眼说：“没事啊，整天忙着学习呢。”

母亲在餐桌下踢了父亲一脚，他不再继续问，只说：“从明天开始，我送你们去学校。”

第二天，父亲就时常送我们去学校，也来学校接我们回家。他还特意对母亲讲了讲那熟人，说专门找到她训了一顿，把她训得掉眼泪，一直跟着想解释清楚。

我熟悉廖二娃，康定长大的男孩子对那伙人都带着崇敬。廖二娃是他们的头，这说明他在那伙人中打架最厉害。他有一头长发，穿着时髦的苹果牌牛仔衣、裤，如果不是右脸颊上那道突出的伤痕，怎么看他都更像一个长发飘逸的画家。他眼睛不大，个头也一般，人虽瘦，却感觉壮实，苹果牌牛仔衣遮住的都是肌肉。右脸颊上的刀伤有一指长，像一条虫爬在那里，这伤痕让他的脸始终显出一种坏相。

不久之后，一天下午，父亲接我们回家，廖二娃和一帮朋友跟在我们后面，他们不像平日逗女孩那样乱打嘴响，只沉默而坚定地跟着。父亲的表情很沉重，他只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不断加快脚步，我们几乎小跑着回了家。母亲在家中做饭，见我们喘着气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父亲忙说：“没事，走快了点儿。”

那段时间，一伙人没事都爱跟在我们后面。我们所居的房是几幢楼围着的，楼不高，就五层，院子挺小，母亲在教育局工作，这里住的多是教育系统的人家。郭小溪在家时，他们就来到楼下，或站或坐，在院门两边排着，嘴角斜叼香烟。一边是文绉绉的教员，多数戴眼镜，说话斯文，走路也小心得怕踩着蚂蚁。一边是街痞，衣着混杂，皮夹克、牛仔夹克，他们露出手臂上至歪扭扭的忍字或龙图案，腰带上挂着云南匕首。这反差让院子里的人都非常诧异，以为是哪家和他们结了仇，许多人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，走出那道门时，动作小心得变了样，脚步扭曲，像刚刚学走路。不知谁打听到这一伙人聚集院门前和郭小溪有关系，这个乖巧懂事的女孩怎么就招惹上他们了呢？那段时间，宿舍楼里原喜清静的人家开始串门，他们到我家，斜靠着门闲聊几句，问郭小溪的学习情况，准备考什么大学。父母以为别人关心女儿，直到母亲去宿舍公厕方便，隐在最角落的蹲坑听见别人讲这一伙街痞与女儿有关，才气急败坏地跑回家来。

“我只当这些人热心，来关心小溪，没想他们心里坏着。”母亲说。“怎么了？”父亲说。“你去给那什么廖二娃说，让他别在院门前骚扰小溪。”

一听这话，父亲的脸就苦了，无奈地说：“让我怎么去给他们说啊？”

母亲说：“你一个大人，还怕这帮青屁股娃娃？”

父亲说：“弄明白再说吧，这事处理不好，容易出问题。”我看见了父亲的怯弱。

晚饭时，父亲不经意地说：“小溪，这段时间有人为难你不？”

郭小溪不解地看着父亲说：“没有啊。”

母亲憋不住，直接说：“成天在院门前守着的那些街痞，听他们说，和你有关系？”

郭小溪甜甜一笑，说：“他们老爱跟着我，别的也没什么。”

母亲转头给父亲说：“你看，真是这样呢，你去给他们说说，别再缠小溪。”

听这样说，父亲的脸急红了，说：“他们只是跟着你？拦你没有？”

小溪说：“没啊，就跟着，连一句话都没说。”父亲摊开手对母亲说：“这怎么说啊？”

母亲说：“你要不管，我就出面了，我去告诉他们，再这样跟小溪，我去找派出所。”

## 野马

◎尹向东

